
ICANN85 孟买 | CF 联席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RSSAC
印度标准时间 2026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 — 16:30 至 17:30

弗兰克·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

大家好，欢迎各位。我是弗兰克·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是本次会议的参会经理。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与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且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ICANN 社群反骚扰政策以及涉及意向声明的社群参与者行为准则。本次会议提供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口译服务。

请今天的与会小组成员注意，如果您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发言，请告知您的姓名和所用语言以供记录。另外，请以合理语速发言。本次讨论仅限 ICANN 董事会成员与 RSSAC 成员参与。也就是说，我们不接受听众的提问。好的，现在有请 ICANN 董事会主席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发言。

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谢谢弗兰克。欢迎大家。这是我们在孟买 ICANN85 大会期间的首次双边会议。正如弗兰克刚才所说，本次会议的参与方为董事会与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这些会议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借此坦诚交流，讨论我们面临的各类紧迫问题。接下来我将把会议交给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由他来主持本次会议。维斯？

注：本文是通过音频文件转换而成的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的发布旨在作为原音频文件的补充资料，不得视其为权威记录。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非常感谢崔普缇。各位日安。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快速进行一轮围桌轮流发言，仅供参考，尤其是方便观众了解情况。这是一次工作会议。我们通常用的桌子会更方正一点，所以我们得经常侧着身子看。那我们开始吧，堀田弘。你可以先做自我介绍，说明你所属的运营机构吗？

堀田弘 (HIRO HOTTA)

我是堀田弘，来自 RSSAC。

詹姆斯·加尔文
(JAMES GALVIN)

我是詹姆斯·加尔文 (James Galvin)，来自 ICANN 董事会。

约翰·克莱恩 (JOHN CRAIN)

我是约翰·克莱恩 (John Crain)。本次参会我代表 RSSAC。

凯文·希尔德布兰德
(KEVIN HILDEBRAND)

我是凯文·希尔德布兰德 (Kevin Hildebrand)，来自 RSSAC，马里兰大学。

戴维·劳伦斯
(DAVID LAWRENCE)

我是戴维·劳伦斯 (David Lawrence)，派驻董事会的 IETF 联络人。

肯内斯·里那德
(KENNETH RENARD)

我是肯·里那德 (Ken Renard)，RSSAC，H 根服务器代表。

杰夫·奥斯本 (JEFF OSBORN)

我是杰夫·奥斯本 (Jeff Osborn)，RSSAC 主席，F 根服务器代表。

拉斯-约翰·利曼
(LARS-JOHAN LIMAN)

我是拉斯-约翰·利曼 (Lars-Johan Liman)，Netnod，RSSAC。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我是维斯·哈达克，派驻 ICANN 董事会的 RSSAC 联络人。

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我是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ICANN 董事会成员。

科提斯·林德奎斯特
(KURTIS LINDQVIST)

我是科提斯·林德奎斯特 (Kurtis Lindqvist)，ICAN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萨吉德·拉赫曼
(SAJID RAHMAN)

我是萨吉德·拉赫曼 (Sajid Rahman)，ICANN 董事会成员。

阿米塔布·辛格尔
(AMITABH SINGHAL)

我是阿米塔布·辛格尔 (Amitabh Singhal)，ICANN 董事会成员。

格雷格·蒂比雅思
(GREG DIBIASE)

格雷格·蒂比雅思 (Greg DiBiase)，ICANN 董事会成员。

帕特里西奥·波夫莱特
(PATRICIO POBLETE)

我是帕特里西奥·波夫莱特 (Patricio Poblete)，ICANN 董事会成员。

拜伦·霍兰德
(BYRON HOLLAND)

我是拜伦·霍兰德 (Byron Holland)，ICANN 董事会成员。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好的，非常感谢。请问有 RSSAC 成员在线吗？有部分根服务器运营商在线。拉斯·芒迪 (Russ Mundy) 在线，他是派驻 RSSAC 的 SSAC 联络人。罗伯特·卡罗莱纳 (Robert Carolina) 在线，他是根服务器运营商，也是 RSSAC 的成员。我想就这些了。我刚才扫得很快，如果漏掉了谁，请尽管开口说明。

说到这里，本次会议的时长可能会略短一些。我们收到的问题数量每届会议都不尽相同，但我们会定期进行沟通。我们有几个问题要向董事会提出，之后董事会也有几个问题要问 RSSAC。我们先处理 RSSAC 向董事会提交的问题，我会把这些问题一并宣读。

在筹备今日可开展的讨论时，有一件事或许并非所有人都知晓：我们的新任 CEO 科提斯·林德奎斯特已经上任一年零三个月了。他本人此前也曾是根服务器运营商。从根服务器运营商和 RSSAC 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好奇他如何定位自己在 ICANN 中的角色，以及他过去作为根服务器运营商的经验与此有何关联。我们向科提斯和董事会提出的问题如下：CEO 和董事会对目前已经开展的一年工作有何看法？科提斯，想专门问你，作为前根服务器运营商，你如何看待 ICANN 内部 DNS 根服务器系统的现状？崔普缇，是你先开始还是科提斯先开始？

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科提斯先来。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将由科提斯先开始。好的。

科提斯·林德奎斯特
(KURTIS LINDQVIST) 谢谢。我非常好奇崔普缇会如何评价我的表现，不过我也很期待这次交流。我还在评估当中，并且我会记下来的。

这个问题是问我的看法，正如大家所说，我加入 ICANN 时，就已经是根服务器运营商了。我此前一直参与 ICANN 社群的工作，因此对 ICANN 本身、其职能和业务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因此我接手这份工作其实算不上什么意外。好消息是，这个职务和我之前的预期完全相符。我现在还在这里，没跑掉。

我认为，和每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一样，我带来了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工作重点以及不同的经验。正如我今天在演讲中提到的，我重点关注的工作之一就是内部事务。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方面的一些事务占用了相当多的时间。不过我认为我们大体上在内部层面已经完成了大量工作，涵盖方方面面：从人力资源流程，到确保我们制定的目标与财政年度相匹配，再到确保我们的战略和运营计划有明确的落地路径和对应的内部目标。这有助于员工在内部实现成长与发展。

我还认为，我今早开幕致辞中提到的提高政策制定过程和政策状态透明度的内容非常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就政策工作的进展、我们计划如何落地实施、以及工作优先级等问题与社群展开交流协作。这是我提出的事项，也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开展这项工作？我们要如何搭建这项工作的架构，才能提升效率，或者至少让大家对我们的工作进展更加清楚透明？

这个问题问的是我如何看待自己，我不确定我是否应该为此给自己打分。我觉得我挺喜欢自己的工作。但如果看看我过去一年零三个月里完成的工作，这些工作给社群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我打算从这个角度来回答问题，尽管严格来说问题原本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这么理解这个问题了。但我真心希望我们目前开展的相关工作能让社群更透明地了解我们，也能让社群在工作优先级、工作量、以及我们如何制定最终用来评判 ICANN 的政策等方面提供更多意见。我们要如何履行这一职责？我们在履行 ICANN 的使命方面表现如何？

我也确实认为，我们正在内部开展的工作，虽然听起来非常侧重内部事务，但这就是我的职责所在。我的工作是让 ICANN 组织能够更好地扩展规模，处理相关工作、更高效地运转并交付成果，同时也让整个团队的工作更具凝聚力、更加协调统一。这大概就是我认为我已经带来的价值，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大家能从我们的工作效率、落实战略的方式以及我们为社群践行使命的情况中看到这些改变。

我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想对 ICANN 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因为 ICANN 的职能就是为社群服务。我的职责是确保 ICANN 组织落实 ICANN 的使命，以及社群共同商定的战略。相较于所有这些事务，我个人的观点实际上是次要的。这就是 ICANN 的宗旨。谢谢。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好的。非常感谢。崔普缇？

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首先，我要感谢 RSSAC 向董事会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问题。后半部分的内容是：“董事会对科提斯迄今为止为 ICANN 服务一年的表现有何看法？”我从来没有公开评估过个人，所以科提斯，做好准备吧。

我们要客观看待这件事。科提斯是一年零三个月前，也就是 2024 年 12 月受聘入职的。我们来看看当时 ICANN 的状况是怎样的。我们当时刚刚摆脱一种略显复杂的财务状况。下一轮工作

进展顺利：这是一项已获批的举措，当时正处于规划中期。WSIS 的工作当时正全速推进。我们当时正围绕这项特定工作团结协作，调集资源研究应对方案，同时社群各方也已凝聚起来。

我们当时正面临 AFRINIC 相关的危机，所以这件事也在处理当中。我们还有一些科提斯刚才提到的复杂内部事务。当时我们全新战略规划的制作与筹备工作，也已经推进到八成进度。而后他加入了一家机构，董事会连同 CEO 在内共有二十名成员，不含 CEO 则有 19 人，而他当时对我们这 19 位董事全都互不熟悉。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科提斯，当时的情况是不是有点复杂？

科提斯·林德奎斯特
(KURTIS LINDQVIST)

我入职之前你可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

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好吧，几乎没有哪位 CEO 入职时清楚所有这些情况。回想起来，我认为他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正如他所说的，目前财务状况十分良好。他拥有深厚的技术背景，因此我认为他完全清楚落实下一轮工作，并使其保持顺畅运转所需做的一切。大家知道，这项倡议将于下月启动。正如大家所闻，WSIS 取得了圆满成功。谢谢科提斯，感谢你为此付出的所有精力。

AFRINIC 目前状态很好，正逐步恢复至良好的运营状态。他谈到了自己一直在处理的内部事务。这项战略规划于去年获批，目

前已进入实施阶段满一年。我认为他非常了解董事会，而且我必须说，我们在一起也有不少开怀大笑的时刻。他很有幽默感。要我说，我们的新任 CEO 做得非常出色。那么，RSSAC 的各位，你们满意吗？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我认为我们是满意的，而这正好衔接第二个问题，科提斯，这个问题你还没有完全回答清楚。你过去的经历，包括你担任根服务器运营商的经历，另外可能还有人不知道，崔普缇也曾经是根服务器运营商，你们这些经历究竟带来了多大帮助？科提斯也曾在互联网架构委员会任职过一段时间，并且深度参与了 IETF 的工作。正如崔普缇刚刚提到的，你确实拥有很强的技术背景。我感觉自己好像又在对你进行面试了，这可不是我的本意。但我很好奇，这些经历对你胜任当前的职位起到了多大作用。

科提斯·林德奎斯特
(KURTIS LINDQVIST)

我来分享一件非常有意思的趣事。我刚入职的时候去伊斯坦布尔，在走廊里不停遇到我认识的 ICANN 社群成员。有些人会说：“哦，现在根服务器有专门的代表了。”来自 RIPE 和 RIR 社群的人员表示：“RIR 社群现在有了代表他们的人了。”随后 IAB 和 IETF 的人员也过来说：“我们现在也有代表我们的人了。”那周快结束的时候，我开始有点觉得自己精神分裂了。大家这么说真是太客气了，不过我确实有着非常多元的背景经历。我一直活跃在所有这些社群当中。

谈到对根服务器系统的看法，我可能会说出一些在很久以前颇具争议的内容。我早在 2002 年就加入了 Netnod，当时它还是一家根服务器运营商。有一点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我认为 RSSAC 也一直在努力做这件事，那就是根服务器系统实际上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自 2002 年以来一直在不断演进。我们可以讨论引入任播技术的时间点，除此之外，这段时期根服务器采用的模式和运行架构也一直在持续演进。根服务器运营商群体以及 RSSAC 也在不断演进。

就合作而言，这也是存在争议的部分 — 合作或许一直都存在，但我认为如今我们的协作力度要大得多。要是我在 2002 年说我们彼此之间存在协作，那会是非常惊人的说法。如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协作，我认为这并不是件坏事。我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发展演进的一部分。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动根服务器系统和根服务器运营商发展成了如今这样极为稳定可靠、具备极强恢复能力的系统。作为一个能实现 100% 正常运行时间的系统，我们实际上对它的赞誉还远远不够。这是一个极为稳定可靠的系统。

这一点一直非常重要。ICANN 作为组织，在保障该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着自身的作用。所有人都为减少全球碳足迹作出了贡献。这是我加入 Netnod 25 年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另一件事：我们对这件事的认知要广泛得多。我们还拥有一套研究更深入、认知更透彻的系统。还有一点我们往往不会归功于根服务器，围绕此开展的大量工作让我们对这套系统的运作方式有了更体系化的认知，并且通过研究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制定了多项提升系统稳定性的决策。

关于政治讨论，我们需要牢记的一点是，早在 2005 年，我们就在突尼斯举办了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在此之前，筹备委员会 (PrepCom) 会议在 2001 年或 2002 年就已经启动。当时很多讨论都基于这样的观点：根服务器控制着互联网，互联网流量都需要经过根服务器。我们成功破除了这个错误观念。我们和技术社群合作，解释根服务器到底是什么。我们收集并提供数据和分析，展示这套系统的功能以及它对整个系统的影响。我们已经证明，它并不像人们此前认为的那样神奇，但它的稳健性极为出色，我认为这是本次产出的成果中极具价值的一部分。

这确实为各地区部署任播实例和根服务器的相关工作提供了很大助力。它提升了人们对该系统的信任度，同时也为全球互联网带来了大幅的性能提升与稳定性保障。这要归功于各位根服务器运营商。我们可以通过我此前谈到的数据证明这一点，我认为这对整个团队都非常有帮助。在我看来，根服务器系统曾经历过不少事件，在这类事件中，各方的协调工作至关重要。他们当时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我们实现了事件信息共享。我们持续开展事件响应工作，搭建起了一套非常成熟的体系。我希望自从我离开 Netnod 之后，你们的工作也一直做得同样出色。

就这套系统的运作开展有力的协调与合作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整个系统目前的运行状态十分良好。现在的问题是后续会有怎样的安排，因为各方正就根服务器的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展开大量讨论，这类方式可对现有模式形成补充，进一步提升其稳健性。在我看来，这只是相关讨论的延续。这类讨论一直都在进行。我担任根服务器运营商至今只有 24 年，而在座各位中

有些人的任职时长几乎是我的两倍。这类经验极具价值，也表明我们具备工作延续性与深刻洞见。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我认为这个回答非常周全透彻。非常感谢。请问董事会成员或 RSSAC 成员是否还想继续向科提斯提问？还是我们可以结束这一环节，转为由董事会向 RSSAC 提问？我看已经没人举手了，那我们继续看下一张幻灯片。非常感谢。

这些是 ICANN 董事会向 RSSAC 提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ICANN 2026 至 2030 财年的五年战略规划强调并优先支持落实 ICANN 的 2030 年愿景。年度战略评审项目将在 ICANN 第 85 次会议上启动，该项目提供了一套体系化的评估方式，用以判断是否需要更新 2026 至 2030 财年战略规划，以适配外部环境变化和 ICANN 的内部能力变化。在你看来，你认为董事会应当考量的、可能对 ICANN 产生影响的首要新兴趋势是什么？杰夫，我想你会代表 RSSAC 回答这个问题。谢谢。

杰夫·奥斯本 (JEFF OSBORN)

谢谢维斯。刚才说了很多内容，但归根结底核心问题是：你认为董事会应当考量的、可能对 ICANN 产生影响的首要新兴趋势是什么？

我是技术背景出身，我们工作里第一件事是做规划，第二件事就是第二天就把规划撕掉，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我看到五年规划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天呐，我们接下来要撞上的第一座冰山是什么？”我经营着一家软件公司，在我看

来这个首要趋势就是 AI。很难想象我们当中有人能准确预判 AI 在未来五年、下周乃至下下周会对 ICANN 产生何种影响。最重要的是，我也不知道我们对此该如何应对，但显然这件事会以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变所有人的行事方式，而我们必须要对其展开设想。我必须提到 AI。它确实是目前唯一值得我们担忧的存在。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我认为这个观点非常好。我可以说明，董事会显然也一直在关注此事。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崔普缇，请讲。

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好的，董事会确实在讨论此事，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RSSAC 是否正在组建研究小组或工作组，来调研 AI 可能对根服务系统及其发展产生的潜在影响？

杰夫·奥斯本 (JEFF OSBORN)

简而言之，没有，我们还没有开展相关工作。这大概是个好主意。我在工作中投入了大量时间研究软件开发，这件事的吸引力要强得多。我们当前所处的时期存在这样的并行情况：很多在 RSSAC 工作的人员同时也在开展治理相关工作。具体来说，我此前一直设法让我们的工作量稍轻一些，因为这件事确实占用了太多资源。不过等我们从中抽身之后，这确实是个非常不错的主意。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攻击手段正变得越来越精密复杂。可谁知道具体会如何发展、又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尽管你在后量子密码这类高风险领域是专家，但未来总有一天整个世

界会变得危机四伏。AI 就属于这类我们应当对其保持警惕的事物，如果我们够明智的话，但我不知道我们目前是否已经聪明到能彻底搞懂它。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吉姆 (Jim)?

詹姆斯·加尔文
(JAMES GALVIN)

谢谢。我来稍微展开讲讲 AI 的相关内容，同时请大家关注今天上午关于的全体会议讨论。对于当时在场的人而言，那场会议围绕我们需要关注的关于弹性的不同要素展开了相当充分的讨论。令我深有感触的一点是，依赖关系的复杂性：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也常常不会去考虑那些潜在风险。不过，我认为如今的根服务器系统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时有几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某个地方的一个小环节出问题，结果却引发一连串级联失效，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根服务器系统在这方面比较特殊。科提斯也很快指出，它实现了 100% 正常运行时间，非常稳健，已经稳定运行数十年，没有出现过重大问题。从很多方面来说，根服务器系统本身就是应对这种依赖关系复杂性的一种解决方案，因为它由 12 个不同的组织、12 种不同的架构、12 个相互独立的运营实体共同运行。

我想知道 RSSAC 或者其他任何根服务器运营商对此是否有相关看法。如果你们已经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思考，是否会在内部

明确提出这一点？你们是否会开展梳理盘点，确认自身内部潜在的依赖关系，以及彼此之间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对于依赖关系的复杂性，各位有什么看法？谢谢。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利曼。

拉斯-约翰·利曼
(LARS-JOHAN LIMAN)

谢谢。我是来自 Netnod 的拉斯-约翰·利曼。我只能代表 Netnod 发言，但就我们而言，我们肯定会开展这类内部审查，也会对依赖关系进行排查。这是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具备公信力的组织运营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同时也需要满足客户要求，因为我们同时运营商业服务，如果这些事项没有妥善落实，我们就无法达成这些要求。

这项工作确实在开展。此类工作不仅在 RSSAC 内部开展，也在 ICANN 社群外的根服务器运营商之间推进，例如在每年三次的根服务器运营商会议，以及这项会议之间的协作工作中。至于这些工作是否足够、方式是否恰当，我们始终愿意讨论，也乐于听取相关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相关工作确实存在。

我还想另外指出一点。当大家开始审视整个系统、权衡 AI 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时会发现，根服务器只是整个 DNS 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仅局限于根服务器的局部范畴开展这类调研。我们必须在整个 DNS 更大范围内开展这项工作，同时与其

他各方、全球各地的 DNS 专家以及 AI 领域的从业者合作。根服务器运营商也参与了讨论此类议题的各类技术论坛。我认为相关工作确实在推进。虽然 RSSAC 内部没有设立专门小组来处理这一问题，但相关工作正在其他平台开展。谢谢。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我再补充一点内容。我们一直都在互相了解彼此使用的硬件和软件组件，以确保我们具备充分的冗余能力和多样化的实现方案，避免所有人都高度依赖同一款软件而带来重大风险。

大概就在一年前，我们还公开了一份清单，让大家了解我们使用的各类技术的覆盖范围，从路由软件、权威服务软件到各类其他技术都有涵盖。虽然我们没有列出全部细节，但公开了操作系统以及一些关键信息，目的就是明确告诉社群，对于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尽职调查。除了各团队内部的工作之外，我们还开展了跨团队评审，并且也开始逐步公开部分相关信息。肯，请说。

肯内斯·里那德
(KENNETH RENARD)

我是肯·里那德 (Ken Renard)。新成员提出的问题催生了一个思考方向，那就是 AI 对某些第三方的影响。如果 AI 导致某一经济体出现动荡，这会对根服务器系统产生怎样的影响？可能产生的影响都是我们早已屡见不鲜的情况：配置错误的系统会开始用非常奇怪的查询大量轰炸根服务器。我们都有过相关经历，而且这就是我们日常的工作。我并不认为那是一种威胁，那只是针对此事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另一种看法而已。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好的。接下来，戴维？

戴维·劳伦斯
(DAVID LAWRENCE)

我想指出的是，虽然我们从潜在风险的视角看待 AI 是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合理的，但 AI 同样也是一种机遇。本次会议期间我想提到的一点是，RSSAC 及其核心小组完成了大量工作成果，值得赞扬，这些工作得到了很多能力出众的 ICANN 工作人员以及社群内众多自愿无偿投入时间的技术志愿者的支持，他们产出了研究根服务器系统现状的高质量文档。

那里的很多工作都属于志愿性质，因此产出这些文档需要耗费相当多的时间。AI 有时已经展现出十分出色的能力，能够识别复杂系统中的复杂依赖关系和不同层面，而且其效率远高于人工分析的效率。AI 这项新兴技术虽存在风险，但它确实也能带来诸多益处，我认为这些益处将持续为 RSSAC 组织的研究和成果产出提供支持。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好的。谢谢。我要讲一个各位应该都会觉得有趣的相关小故事，以此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前不久，有人问我：“为什么大学要运营根服务器？”我们对此一直都有答案。我们正努力协助推广 DNS，以有趣的方式开展工作，同时推动相关研究。

我决定去问一个 AI 智能体：“大学应该运营根服务器吗？”我得到的回答在两种语境下都很幽默。其一，它提到大学在多元

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 RSSAC 长期以来一直倡导的理念。我们需要企业，需要大学，需要所有这些不同的主体。互联网上讨论这个话题的资料很少，当时看 AI 的回答就像在读一份 RSSAC 文件，因为 AI 系统的运行逻辑就是如此：它们吸收信息，而它能获取的唯一信息就是在座各位撰写的那些文件。所以它只是在复述这些内容罢了。

随后，它接着列出了所有根服务器运营商，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并不存在的运营商。它列出了芬兰的一所大学，但这所大学从来都不是根服务器运营商。很遗憾，过去的 AI 就是这样。这是六个月前的情况了。回到杰夫最初提出的事物变化极快这一观点，我估计如果我现在提问，可能不会出现这么多错误答案了。

杰夫·奥斯本 (JEFF OSBORN) 我想回应一下戴维的观点，我认为 AI 的机遇是多方面的。但这些机遇并不会让我们夜不能寐，真正让我们寝食难安的是其中的风险。我得澄清一下，我刚才只是在回答问题，完全没有诋毁 AI 的意思。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好的。谢谢。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团队是如何参与“审核综述”跨社群小组的工作的？对于迄今为止旨在让各项评审更贴合目标、更具可持续性的提案演进，你有何看法？具体而言，能否分享对以下两者各自角色的观点：一是关于持续改进项目中涉及的自我评估的各项作用，二是广大社群拟在

评审项目框架下对 SO 和 AC 开展的评估工作？我想，肯内斯将代表 RSSAC 作答。

肯内斯·里那德
(KENNETH RENARD)

你读这段内容的时候我想说一句，这不太公平，因为这里有三个问题，可杰夫只给了我一个。关于“审核综述”工作，我和杰夫都在参与 CCG 的相关工作。这项工作工作量很大，推进节奏也很快。我们感觉自己在这个议题上有些力不从心、难以精准理解，但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同仁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推进此事。

我的体会是：这类评审工作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RSSAC 偏向保持中立、专注自身领域，但这件事我们认为意义重大。我们确实需要履行我们的公共责任，不仅要参与这项工作，还要参与后续由此产生的各项评审。我不会代表 RSSAC 全体成员表态，但我的建议是，务必承诺参与后续产生的各项评审。

迄今为止提出的各项方案都能够提升评审的效率，让评审切实发挥作用。一听到评审，我们常常会产生抵触心理，但这些评审其实非常重要。我认为 CIP，也就是持续改进项目，是对此前部分评审工作的优化升级。它的干扰性更低，通常也不会太耗费时间。而且，得益于纳维德 (Naveed) 和阿拉姆 (Aram) 的出色工作，RSSAC 在这项工作上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我认为这项工作很快就会全面启动、迅速推进。

从 ICANN 整体框架下开展的结构性评审，最终促成了 RSSAC 核心小组的成立，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鉴于未来几年 RSSAC 的发展演进，我们对这项工作充满期待。结构性评估将

为我们的工作情况提供有益的外部意见。此外，我们承诺会参与这些评审，加入这些跨社群工作组，履行我们的公民责任。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谢谢。好的。谢谢肯。有没有董事会成员要发言……萨吉德？没有？好的。有没有董事会成员或 RSSAC 成员想要补充其他想法？詹姆斯，请讲。

詹姆斯·加尔文
(JAMES GALVIN)

我是詹姆斯·加尔文。我是派驻 CCG 的两名董事会联络人之一。里昂·桑切斯 (León Sánchez) 是另一位。我只想说声谢谢。你刚刚提到了公民责任这个说法，我认为这一概念在整件事里至关重要。这些评审工作很有意思，从实际层面来看，大多数人都认可这项工作的初衷。

但谈及公民责任，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接受，评审最终可能会出台部分大家并不认同的建议，而我们得想好如何应对。这也是评审小组目前仍在探讨的议题。我很认可你提到的公民责任，往浅了说，我们所有人起码都默认肩负着相关期许。往深了说，更是明确承担着对应的责任。

我们必须理清该如何落实这份担当。这和以往截然不同，过去常有争议：拿到不认可的评审建议，索性置之不理。如今我们绝不能再放任这种情况。感谢您正视这份责任，持续关注相关工作。也期待您继续在小组内积极发声推动。这个议题对董事会来说也非常重要，我们对所有致力于此的社群成员表示感谢。谢谢。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好的。谢谢詹姆斯。还有其他人要发表意见或提出问题吗？既然没有其他问题，那我们就提前结束，把时间还给大家。科提斯，我最后讲一个想法。我留意到您向 RSSAC 提问时用到了“评审”这个词，这大概也触发了我们对你过去一年工作表现的复盘。看来提问也要谨慎，一不小心就会引来考评……

肯内斯·里那德
(KENNETH RENARD)

你该换提问话术了。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好的。好了，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崔普缇，接下来交给你来主持收尾。

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好的，非常感谢维斯主持本场交流，也感谢 RSSAC 所做的全部工作，以及为董事会提供的各项建议。我们期待后续继续开展讨论。祝大家会议愉快。谢谢。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肯内斯·里那德
(KENNETH RENARD)

谢谢。

维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谢谢大家。

[文稿完毕]